

第四章 實證結果

本章延續第三章第三節實證模型所得之(11)式，運用聯合估計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且針對各經濟體利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來估計方程式(11)的所有參數。此外我們由單一方程的最小平方法估得調整後 R^2 統計量，作為每一方程式解釋能力判斷的參考。

第一節 美國觀光客實證結果

東南亞七目的國在美國市場之國際觀光競爭力的迴歸實證結果列表於表四。以下就相對價格、相對匯率、時間偏好及供給面變數加以說明所得之實證結果。其中供給面變數包括中美斷交事件(D79)、大陸開放政策(D7900)、菲律賓 Aquino 被刺殺事件(D83)、馬來西亞觀光年(D90)、香港回歸、霾害及東南亞金融危機事件(D97)、東南亞金融危機(D98)。

一、相對價格

就各目的國相對價格(Grp_i^{*k})的估計係數而言，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的估計係數如預期為負號，且至少有 5%的顯著水準。香港的為負號，但不具統性顯著性。其可能原因為，據統計資料顯示大部份美國觀光客到香港主要目的為商務或回國探親，而前者的費用係由公司支付，較不具價格彈性，後者可能住在親友家，兩類美國觀光客對價格波動皆不敏感。此外，對於台灣與印尼相對價格(Grp_i^{*k})之估計係數為正的，且具 1%顯著水準，即當相對物價改變時，台灣、印尼與其他經濟體間是否呈現替代或互補關係，當此情形發生，則 Grp_i^{*k} 係數之正負號就不一定。由表四可看出印尼與菲律賓在美國觀光客市場上可能呈現互補關係¹，由於觀光客大都將台灣、香港與新加坡視為文化背景相同且以華人為主的地區，因此此三者具有替代效果，

¹ 另一可能原因為，美國觀光客可能同一次旅程中同時旅遊兩個國家

於是對於美國觀光客到台灣與印尼的相對價格改變具正向顯著水準的影響是合理的預期。藉由 Gujarati(1988,pp,178-82) 及 Pindyck and Rubinfeld(1981,pp,128-30)文獻，可找到另一合理的解釋。可能的原因為某些重要的解釋變數，如運輸成本並沒有反映在台灣與印尼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且實證模型亦忽略上一變數，導致此一被忽略之變數對國際觀光競爭力之影響可能被反應在相對價格係數上，而使其變為正向。無庸置疑，在缺乏有力資料支持下，這論點是很難檢定出來的。

二、相對匯率

就相對匯率(GrE_i^k)係數估計值而言，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泰國如理論預期為負號，且至少有 10%顯著水準。香港與印尼的係數估計值雖然為正號，但不具統計顯著性，其主要原因為觀光客旅遊支出在這些目的國大部分是以美元計價而非以當地貨幣計算，因而對匯率變動不敏感。然而台灣與菲律賓的係數估計值為正號，且具 1%顯著水準，其可能原因為，此二經濟體的實證模型忽略了一些的重要解釋變數(如，總體經濟條件或外國人直接投資)，而這些因素與 GrE_i^k 是密切相關的，且對美國觀光客到台灣與菲律賓具有正向顯著水準影響，亦即，正向顯著的相對匯率係數可能吸收了被忽略變數的影響。

三、時間趨勢

香港、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的 GT 係數估計值為負號，且至少具 5%顯著水準。這結果隱含此四經濟體皆存在著一負面自發性偏好改變。而新加坡與菲律賓的 GT 估計值為正且至少具 5%的顯著水準，表示此二經濟體存在著正面自發性偏好改變。特別地，台灣的 GT 係數估計值為正向但不顯著，其可能原因為國際觀光競爭力為所有因素的綜合體，且觀光客的偏好行為的轉化並非單純由時間因素就足以解釋其背後意涵。

四、供給面變數

就中美斷交事件(D79)而言，菲律賓為正號且具 1%顯著水準；香港為負號且具 5%顯著水準，其餘皆不顯著。由於菲律賓長期為美軍基地，而中美斷交，美軍離台，所以菲律賓與台灣為替代關係。而香港與菲律賓呈現顯著的替代關係，其原因是美國觀光客將台灣、香港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分開相較於菲律賓的結果。

大陸開放政策(D7900)，對台灣、新加坡及印尼為負向且具 1%顯著水準；這實證結果確認大陸開放政策對台灣的國際觀光具有負面效果；且隱含對美國觀光客而言，新加坡或印尼與大陸為替代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大陸開放政策後至今依舊，由表四可看出，台灣過去 28 年來在美國觀光客市場的衰退主因為大陸開放政策且美國觀光客對台灣的自發性偏好改變亦獲得解釋。

至於 Aquino 事件，D83 係數估計值，台灣、新加坡、印尼與菲律賓為負向且至少具 10%顯著水準，隱含菲律賓和台灣(新加坡或印尼)在美國市場具有互補關係；而香港與泰國在此事件為正號且具高度顯著水準，顯示出香港(或泰國)與菲律賓在美國觀光客方面具有替代關係²。概括地說，Aquino 遭刺殺所造成的社會政治不安的確使菲律賓的美國觀光客減少，而此事件最大受益者為香港與泰國。

1990 及 1998 年馬來西亞國際觀光年，馬來西亞與泰國 D90 係數估計值分別達到 1%及 5%的正向顯著，顯示 1990 年國際觀光年活動成功地促銷了馬來西亞的觀光業，除了馬來西亞外，泰國是唯一東南亞國家獲益者。

就 D97 係數估計值而言，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為負且至少具有 10%顯著水準。其可能原因為：(1)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對其國際觀光競爭力具有負向影響；(2)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 D97 係數為負主要為，霍害所帶來的影響遠大於金融危機及香港回歸；(3)泰國與馬來西亞在美國市

² Chu(1993)，顯示菲律賓與香港對國際觀光客而言為一替代關係

場為互補關係。台灣、菲律賓 D97 係數為正號但不具顯著水準，由於霾害從印尼開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緊接著受到霾害影響。因此此事件對於東南亞五國觀光業必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另一不爭的事實為，香港在美國觀光客市場衰退。此外，台灣與香港，菲律賓與香港亦具有替代關係。

新加坡與印尼 D98 係數估計值為負且具 5%顯著水準，隱含在這兩經濟體霾害影響仍大於金融危機；馬來西亞為正號，但不具顯著水準，其解釋理由為在 1998 年馬來西亞定為國際運動及觀光年，對其國際觀光具有正面影響，泰國 D98 係數估計為正，且具 5%顯著水準，隱含在金融危機及馬來西亞觀光年的促銷下連帶使泰國觀光業受益，及／或馬來西亞與泰國在美國市場為一互補關係。

第二節 日本觀光客實證結果

東南亞七目的國在日本市場之國際觀光競爭力的迴歸實證結果列於表五。整體而言，東南亞七目的國在日本市場與美國市場的實證結果差異不小。以下就相對價格、相對匯率、時間偏好及供給面變數之實證結果，分別進行說明。

一、相對價格

美國及日本觀光客行為模式可藉由兩種獨特模式來解釋，其一為觀光旅遊目的的不同，其二為觀光旅遊型態的不同。日本觀光客到東南亞地區旅遊最主要目的為觀光及商務；但美國觀光客到東南亞地區旅遊最主要目的為商務及探親³。就旅遊型態而言，大部份日本觀光客及少數美國觀光客是以觀光團型式旅遊。由於觀光團是由旅行社來安排所有旅遊行程，且旅行社對於在觀光目的國的所有旅遊支出較具有議價能力及優勢，且通常與觀光目的國之當地的相關旅行公司有長期契約之議定及合作，於是對於日本觀光客在東南

³ 就台灣而言，透過觀光局調查的來台旅客結構，有 54%的旅客來台目的為商務，29%為觀光；而台灣觀光客以日本籍為最多。根據 Tsai and Wang (1998)來台之美國觀光客有 40%以商務目的為主，而有 30%為探親；日本觀光客有 70%以觀光目的為主，而 20%為商務。

亞旅遊市場的相對物價波動並不具顯著影響。

除了香港的相對價格(Grp_i^{*k})係數估計值如預期為負的，且具 5%顯著性外。新加坡的國際觀光競爭力則與相對價格呈正相關，且至少具 5%顯著水準，值得觀察的是新加坡的相對價格估計係數(Grp_i^{*k})比相對匯率(GrE_i^{*k})小，這表示相對價格及匯率影響與需求法則是一致的。此與美國觀光客到台灣與印尼的實證結果一樣，有兩種可能原因來解釋。第一種原因為當相對價格變動時，新加坡與其他目的國的替代或互補關係具有決定 Grp_i^{*k} 係數正負的影響力，所以 Grp_i^{*k} 可能為正或負。雖然表五顯示新加坡與香港可能為替代關係，然而無進一步有力證據可支持此關係。第二種可能解釋為此目的國之實證模型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解釋變數(如，航空費)，日本觀光客到此國家的旅遊支出中有超過 50%是在機票上，然而這並未反映在此國家的 CPI 中。所以在實證模型中無法探討出，於是相對價格的實證係數可能反映出運輸成本的效果，而此議題沒有適切的資料是無法檢定出來的。

二、相對匯率

台灣相對匯率(GrE_i^{*k})的係數估計值如預期呈現負號，且至少具 10%之顯著水準。此結果乃因日本觀光客在台灣的旅遊支出主要係以美元計價；相較於美國觀光客，相對匯率的波動對於日本觀光客具有顯著的逆向影響。而其餘各國 GrE_i^{*k} 係數估計皆不具統計顯著性，可能是日本觀光客在這些目的國之旅遊支出為根據美元以日元計價，使得日本觀光客對於相對匯率之變動不具敏感度。

三、時間趨勢

由表五可得新加坡在日本觀光客市場佔有率呈現一正的自發性偏好變動，且至少具 5%顯著水準，其他目的國時間趨勢之係數估計值皆不具統計顯著性。

三、供給面變數

就中美斷交(D79)而言，台灣的 D79 係數估計值呈現正向，且具 1%顯著水準，而香港為負向且具 10%顯著水準。此一發現可由二點來解釋，第一是台灣與香港對於日本觀光客而言為替代關係；第二為 1978 年後期因為中美斷交使得台灣致力於自我提昇與推銷，且在日本觀光客市場的努力亦獲得不錯的成果。

就中國開放政策(D7900)而言，台灣、菲律賓的 D7900 係數估計值為負號，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則為正號，但皆不具顯著水準。此結果與在美國市場完全不同，其可能原因為，在美國市場，中國是以其豐富的文化及自然景觀聞名，吸引美國觀光客。相反地，日本由於地理關係及歷史淵源皆近於中國，上述特色對日本市場之國際觀光競爭力也就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因此就大陸開放政策對於台灣在美國與日本市場之國際觀光旅遊競爭力之影響程度也就有所差別。

菲律賓 Aquino 被刺殺事件(D83)，台灣的 D83 係數估計值為正的，且具 5%顯著水準，亦即台灣在日本觀光客市場佔有率因為菲律賓的政治社會動亂而有上升的現象。而新加坡在此事件呈現負向顯著是因為就日本觀光客而言，新加坡與菲律賓具有互補關係。與美國市場不同的是，菲律賓的 D83 係數估計值為負，但不具顯著水準，隱含，菲律賓社會動亂事件並未在日本觀光客市場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

馬來西亞觀光年(D90)使得馬來西亞呈現正向高度顯著水準；此表示成功的旅遊觀光策略吸引日本觀光客大量到馬來西亞觀光，其背後原因為，日本觀光客來此旅遊主要為團體旅遊觀光，且他們通常透過旅行社參與團體旅遊，而旅行社通常對於旅遊情報擷取較個人充分且成本低，因此，馬來西亞觀光年活動亦鎖定日本旅行社促銷，使得其所帶來的成效輝煌。台灣的 D90 係數為負且具 10%顯著水準，顯示台灣的相對競爭力受到相當危害。由於來台的日本觀光客以一般旅遊團為主，因此對馬來西亞所推出的活動較易於掌

握；另一方面，日本觀光客年齡層降低，可能對旅遊地點的偏好有所改變，台灣在無法提供適當的旅遊主題下，相對競爭力統計上明顯被削弱。

就 1997 年香港回歸、東南亞霾害與東南亞金融危機而言，理論上，霾害事件對印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國際觀光競爭力會有負面效果，對其他目的國之相對觀光競爭力會有正面效果；而 1997 至 1998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與新加坡等國貨幣大幅貶值，連帶地會有助於上述五目的國之國際觀光競爭力，不利於台灣與香港的國際觀光競爭力。實證結果顯示，台灣與泰國的 D97 係數估計值呈現正號，且具高度顯著水準，新加坡為正號，但只具 10%顯著水準，顯示出香港回歸中國與金融危機對於台灣、新加坡與泰國在日本市場的觀光競爭力所帶來的正面效果，超越了霾害事件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香港的 D97 係數估計為負，且具 1%顯著水準，顯示：在日本市場，由於香港、台灣與新加坡同為華人文化背景下，香港與台灣或新加坡可能具有替代關係。同理，泰國與香港在日本市場亦可能具替代關係，其背後理由為：由於日本觀光客旅遊通常以團體旅遊型態出遊且旅行社有安排觀光香港及泰國兩地行程的習慣，因此在 1997 香港回歸中國大陸的政治隱憂及安全考量下，反而轉向泰國旅遊。至於印尼、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各種因素的影響效果可能相互抵消，以至於它們的 D97 係數估計值皆不具統計顯著性。

就東南亞金融危機(D98)係數估計而言，台灣、新加坡與印尼的 D98 係數估計值為負的，且至少具 10%顯著水準，香港的則為正號，且具 10%顯著水準。其可能原因有四：(一)由於 1997-1998 年金融危機使印尼、馬來西亞與泰國這些國家幣值大幅貶值，而台灣幣值卻不受影響，因此，使得以團體旅遊方式的日本觀光客更少至台灣旅遊。因為台灣主要是以美元計價，相較其他國家，旅遊支出成本高，因此競爭力下降；(二)東南亞國家因霾害而使日本觀光客減少，由於霾害從印尼開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皆受霾害影響，且新加坡與印尼因霾害所致的影響大於金融危機。(三)香港新機場於

1998年7月6日正式啟用，再者香港政府對香港觀光業的提倡成功促銷了香港觀光市場(四)就日本觀光客而言，東南亞金融危機唯一受益者為香港，且香港如同預期地分別與台灣及東南亞國協五國皆呈現替代關係。

第三節 澳洲觀光客實證結果

東南亞七目的國在澳洲市場之國際觀光競爭力的迴歸實證結果列表於表六。以下就相對價格、相對匯率、時間偏好及供給面變數加以說明所得之實證結果。

一、相對價格

除了馬來西亞與泰國之外，其餘的目的國之相對價格(Grp_i^{*k})係數並不顯著。馬來西亞相對價格係數估計如原先預期地為負，且具10%顯著水準。而泰國為正，且具5%顯著水準。其可能原因有二：(一)泰國與其他目的國的替代或互補關係具有決定 Grp_i^{*k} 係數正負的影響力；(二)模型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解釋變數。

二、相對匯率

香港相對匯率(GrE_i^{*k})的係數估計值如預期呈現負號，且具10%顯著水準。馬來西亞為正號，且具1%顯著水準，其可能理由為此相對匯率的影響可能忽略一些與 GrE_i^{*k} 是密切相關的解釋變數，以致於相對匯率在此實證結果上呈現正號顯著；亦即吸收了其他相關重要解釋變數。

三、時間趨勢

由表六中可看出，台灣、香港、新加坡及菲律賓在澳洲觀光客市場佔有率呈現一正的自發性偏好改變，亦即市場佔有率成長，且至少具有10%顯著水準。馬來西亞的GT係數估計值為負向，顯示馬國存在著一負面自發性偏好改變。印尼及泰國的GT估計值為正向，但皆不具顯著性。

四、供給面變數

就中美斷交事件(D79)除了菲律賓的 D79 係數估計值為正向，且具 5%顯著水準外，台灣與香港為負向，但皆不具顯著水準。其可能原因為；美軍撤離台灣後，短時間內兵員大多移防至相鄰的美軍基地，如琉球及菲律賓，因而在政治安全考量下，澳洲觀光客選擇以旅遊菲律賓替代台灣及香港。

中國開放政策(D7900)，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為負向且具 10%顯著水準，顯示就澳洲觀光客而言，大陸與香港就此變數替代角色較明顯。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由於同為華人經濟體，文化同質性高，因此，三經濟體與大陸在澳洲市場上為一替代關係。

菲律賓 Aquino 被刺殺事件(D83)，菲律賓估計值如預期為負，但只具 10%顯著水準，由於菲律賓澳洲觀光客佔七經濟體的相對比例始終偏低，即使 Aquino 遭暗殺所造成菲律賓政治與社會不安，其負面影響效果有限。香港為負，且具 1%顯著水準；馬來西亞及泰國為正，且至少具 10%顯著水準。其可能原因為：(一)在澳洲市場，馬來西亞(及／或泰國)與菲律賓可能具有替代關係；(二)馬來西亞(及／或泰國)與香港可能具有替代關係；(三)香港之實證模型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解釋變數。

馬來西亞觀光年(D90)使得馬來西亞呈現正向高度顯著水準；由實證結果可知無論在美國、日本或澳洲市場，馬來西亞主動性的廣告策略，皆為其帶來一時的優勢，使馬國國際觀光競爭力有相當耀眼的表現。台灣 D90 係數估計為負，且具 10%顯著水準，顯示在澳洲市場，台灣與馬來西亞為替代關係。香港及其餘東協五經濟體 D90 估計係數皆為負，不具顯示水準，其可能原因如下：(一)對澳洲觀光客而言替代效果不具顯著意義；(二)新加坡對國際觀光業的要素投入始終不遺餘力，相對競爭力被削弱的程度不似台灣明顯；(三)印尼自 1980 年代以後，對於國際觀光業的發展提出進一步的藍圖規劃，由於東印度尼西亞各島嶼生態式資源保留仍具相當完整及獨特性，在國際觀光領域上，形成近似獨占(near-monopoly)的要素稟賦 (Vellas and Lionel,

1995)，再加上與澳洲比鄰，提供澳洲人民假期旅遊一個絕佳去處。

就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東南亞霾害與東南亞金融危機而言，香港 D97 係數估計值為負，新加坡為正，且各具 5%顯著水準，顯示出香港的回歸大陸導致國際觀光客對其民主自由產生疑慮，反而轉向新加坡旅遊；且在此供給面變數下，香港與新加坡對於澳洲觀光客而言，呈現替代關係。其餘經濟體之 D97 係數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東南亞霾害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等事件交錯影響下，各種因素的影響效果可能相互抵消，以至於它們的 D97 係數估計值皆不具統計顯著性。

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泰國 D98 係數估計值為正，且至少具 10%顯著水準，其理由為在 1998 年馬來西亞定為國際運動及觀光年，對其國際觀光具有正面影響。再者，1998 年 9 月 1 日泰國採浮動匯率，造成泰幣隨即貶值，隱含在金融危機及馬來西亞觀光年的促銷下連帶使泰國觀光業受益，及／或馬來西亞與泰國在澳洲市場為一互補關係。新加坡因受地利之便及金融危機雙重影響下 D98 變數效果為正，且具顯著水準。香港與菲律賓係數估計值為負，且至少具 5%顯著水準，其可能原因為香港與新加坡及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對澳洲觀光客而言為替代關係。